

明清小品丛刊

〔明〕陈继儒

等著

小窗幽记
(外二种)

罗立刚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清小品丛刊

〔明〕

陈继儒

等著

小窗幽记

(外二种)

罗立刚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窗幽记：外二种/(明)陈继儒等著；罗立刚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
(明清小品丛刊)
ISBN 7-5325-2787-5

I. 小... II. ①陈... ②罗... III. 小品文-作品集-
中国-明代 IV. I2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8363号

明清小品丛刊

小窗幽记(外二种)

[明]陈继儒 等著

罗立刚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875 插页 4 字数 168,000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00

ISBN 7-5325-2787-5

I·1411 定价：11.70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散文，自先秦发源，中经汉魏六朝、唐宋，发展到明清，已经进入了其终结期。这一时期，尤其是晚明阶段，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文坛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像先秦诸子、唐宋八家那样的天才巨子，但也是作者众多、名家辈出；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庄子》、《韩非子》一类以思理见胜的议论文，《左传》、《史记》一类以叙述见长的史传文，以及韩柳欧苏散文一类文质兼胜的作品，但也有新的开拓和发展，散文的题材更加丰富，形式更加自由，从对政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更多地转向对人生处世、生活情趣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又一个以文体为特征命名的发展时期，这就是文学史上习称的明清小品文。

小品的名称并不自明清始。“小品”一词，来自佛学，本指佛经的节本。《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浩)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可见，“小品”本来是就“大品”相对而言，是篇幅上的区分，而不是题材或体裁的区分。小品一词，后来运用到文学领域，同样也没有严格的明确的定

义,凡是短篇杂记一类文章,均可称之为小品。题材的包容和体裁的自由,可以说是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准确地说,“小品”是一种“文类”,可以包括许多具体的文体。事实上,在明人的小品文集中,许多文体,如尺牍、游记、日记、序跋,乃至骈文、辞赋、小说等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可以成为“小品”。明人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就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散文、韵文的文体。尽管如此,从阅读和研究的习惯来说,小品文还是有比较宽泛的界定,通常所称的小品文,主要还是就文体而言,指篇幅短小、文辞简约、情趣盎然、韵味隽永的散文作品。

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兴盛,在明清时期,主要在晚明阶段。而小品文的渊源,则仍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论语》、《孟子》、《庄子》等书中一些精采的短章片断,可以看作是后世小品文的滥觞。六朝文人的一些书信、笔记之类,如《世说新语》中所记的人物言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读〈世说新语〉》),更是绝佳的小品之作。唐代小品文又有长足发展。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堪称山水小品中的精品。晚唐时期,陆龟蒙、皮日休、罗隐等人的小品文,刺时讽世,尖锐深刻,在衰世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宋代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不少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而其中代表宋代文化最高成就的苏轼,就是一位小品文的巨匠。苏轼自由不羁的性格,多方面的文化素养,使小品文这种文体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创作出大量清新俊逸之作,书画题跋这一体裁更是达到了极致。以致明人把他推为小品文的正宗,编有《苏长公小品》。宋代兴起的大量笔记,不少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小品文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把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加以定名,并有大量作家以主要精力创作小品文,从而使小品文创作趋于繁荣,还得到晚明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有不少作家把自己的著作径以“小品”命名,如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等;还出现了不少以“小品”为名的选本,如王纳谏编《苏长公小品》、华淑编《闲情小品》、陈天定编《古今小品》,陆云龙编《皇明十六家小品》等。而作为小品文达到鼎盛阶段标志的,还得推当时出现的许多具有很高文学成就的小品文作家,如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和江盈科为代表的“公安派”作家,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作家,以及同时或稍后的屠隆、汤显祖、张大复、陈继儒、李日华、吴从先、刘侗、张岱等,均有小品文著述传世。晚明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在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艺术上极富创造性。晚明小品虽然在思想内涵和历史深度方面,无法与先秦两汉散文、唐宋散文等相比;但在反映时代思潮、探寻人生真谛方面,同样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风尚和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市民意识的增强,是晚明小品文兴盛的重要原因。明亡之后,天翻地覆的巨变使社会思潮产生了新的变化,晚明的社会思潮和文学风尚得到了新的审视;同时,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正统文学思潮的冲击,小品文的创作也趋于衰微。但仍有一部分作家仍然继承了晚明文学的传统,创作出既有晚明文学精神又具时代特色的小品文,如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余怀的《板桥杂记》、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等,或以其潇洒的情趣,或以其真挚的情怀,为后人所激赏。

明清小品文不仅是中国古典散文终结期时的遗响,而且也是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转换中的重要一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不少散文作家都喜爱晚明小品,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甚至认为晚明文学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些相似之处。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更曾掀起过一阵晚明小品的热潮。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作家大力提倡小品与幽默,强调自我,主张闲适,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林语堂等人的观点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批评。但鲁迅先生对小品文本身以及晚明文学的代表袁宏道等并不持否定态度,而是认为“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不够”(《一思而得》)。鲁迅先生是把战斗的小品比作“匕首”与“投枪”,他晚年以主要精力创作杂文,正是重视小品文作用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阵小品随笔热,明清小品的价值在尘封半个世纪之后重又为人们所发现,并开始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估。为了使广大读者对明清小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给广大读者提供较好的阅读文本,我们特出版了这套《明清小品丛刊》。

本丛刊精选明清具有较大影响和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小品文集。入选本丛刊者,系历史上曾单独成集者,不收今人选本。入选的小品文集一般根据通行本加以校勘,所据版本均在前言中予以注明。一般不出校记,重要异文则在注中注明。由于明清小品文作者多率性而作,又多引用前人诗文及典故,所论又多切合当时社会风尚,为给读者阅读提供参考和

帮助,特对入选的小品文予以简注,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典故、术语加以简明的注释,语词一般不注。明清小品文集的校注工作是一项尝试,疏误之处当在所不免,殷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这是一本悟书，悟透了世间真情，悟得了人生真谛。在如今快节奏生活之中，于繁忙工作之余，疲极倦极，斜倚几旁床头，信手开卷，随意阅读，或可当茶，或可当酒，品味出来的，是古兰幽香，人生至味，不啻为炎暑之清凉散、心灵之安慰剂！

全书由《小窗幽记》、《幽梦影》、《幽梦续影》三书组成。

《小窗幽记》，十二卷，明人陈继儒编撰。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史》称他：“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又博文强识，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较核。或刺取琐言僻事，詮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

以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情趣玩赏文字，抒发脱尘之想，当在情理之中。《小窗幽记》集“醒”为第一，也就意味着对凡俗的超越，在“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之时，这一剂清凉散，无异于醍醐灌顶，可浇灭那炎炎世焰，使人挣脱利欲苦海，还出一个本真的人来。所以，“醒”后言“情”，不为生死所拘，情至之时，身为情有，不死不怨，令千载之后，有情之人咨嗟向慕，托之语言，寄之歌咏，化为同于字

宙的永恒的人生主题；所以，“醒”后能“峭”，能放得俗心下，放得丈夫心下，放得仙佛心下，超凡绝俗，不执着于一端，卓立不二，不泥陷于万绪，从而显示出大写的“人”来；所以，“醒”后获“灵”，虽一言之微，却能获千古之新；一字之义，而能至百世如睹。一“灵”之神，得三才之用，虽混迹尘中，却高视物外，在精神上沟通千古，显示出大写的“我”来。经此几许劫难，一番洗刷，这个大写的“我”，方能悟得“素”趣，会得佳“景”，品人生之“韵”，显生命之“奇”。其“绮”也，能尽红妆翠袖之妙；其“豪”也，能为兴酣泼墨之举；其为“法”而超越于世“法”之外，于方袍幅巾之余，另参“法”之真谛；其赏“倩”而不限于一般“倩”意，于山水美人之余，别得“倩”之神髓。清醒之后，经此一番洗礼，真个是俗情涤尽，烦恼皆除，人生的价值，才真正显现了出来，情一化而为本性之真，意再变而通至理之幽。幽窗青灯，潜移默化，灵魂得以纯净，那小窗之“幽”，正是一种惊喜，更是超越后的清闲和孤独。全文 5 万多字，其中“清”字 219 见，“尘”字 64 见，“梦”字 57 见，“隐”字 28 见，所举典故，最多者，是陶渊明高卧北窗、庄周梦蝶。这不正是作者意欲引导读者振衣高冈、清绝远俗、飘然远游的明证吗？

作为一个文学家，在那番“幽”情之中，也偶尔透露出陈继儒这位高士的文学主张。如卷四：“优人代古人语，代古人笑，代古人愤，今文人为文似之。优人登台肖古人，下台还优人，今文人为文又似之。假令古人见今文人，当何如愤，何如笑，何如语？”“作诗能把眼前光景，胸中情趣，一笔写出，便是作手，不必说唐说宋。”卷十一：“胸中落意气两字，则交游定不得力，落骚雅二字，则读书定不深心。”对当时的复古文学思想提出批评，表现出尊重性灵的文学主张。能在一片复古声中，得

此为文真谛，岂不正是超越羁绊、求得本真之后真情至性的自然流露？文如其人，真诚地面对人生、生活，也就是真诚地面对文学。

当然，书中也有未尽如人意处。整本书重“趣”尚“韵”，但却在卷三“峭”之开篇说：“忠孝吾家之宝，经史吾家之田。”其前小序又称：“我辈书生，既无诛乱讨贼之柄，而一片报国之忧，惟于寸楮尺字间见之。”这样的言论，不仅跟全书的格调不相合拍，且与其生平志趣也大相径庭，不能不说是作者未能免俗的墨迹。再者，整本书中，发言用语多以四六相对，也略显拘谨。加上文字多是采撷他人成句而成，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凡此种种，多少反映出作者“执”的一面。

与之相比，《幽梦影》则纯然为作者情趣的表露，泠然如清泉出涧，澄然如碧潭映日，萧散之中，更见风神。

《幽梦影》，作者张潮（1649—？），字山来，号心斋、三在道人，江南歙县（今属安徽）籍，江苏江都人，康熙初岁贡，入资授翰林院孔目。好学能文，闭门著述，广交游，为人沉默寡言，恂恂讷讷，弱不胜衣。时富商大贾皆拒客，惟张氏座客常满，经年累月无倦色，世以为贤，名满海内。后耳聋，俗人与语，虽大声不能闻。若佳客谈诗文经济，虽低语，无一字不答。著《联庄》、《联骚》、《玩月约》、《花鸟春秋》等，编《昭代丛书》、《檀几丛书》等。

《幽梦影》中，作者曾感慨：“我又不知在隆万时，曾于旧院中交几名妓？眉公、伯虎、若士、赤水诸君，曾共我谈笑几回？茫茫宇宙，我今当向谁问之耶？”其隔世苍苍之慨，溢于言表，可见其人性情与眉公（陈继儒）正相仿佛。然而，临小空窗而兴幽怀，与因幽情萌动入梦境，毕竟境界有所不同。《幽梦影》

虽与《小窗幽记》一样，都是纯情至性的流露，二位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却略有不同。继儒近儒，张潮近道；一近于出世，一近于玩世，风流倜傥则又貌合。《幽梦影》中，作者于出世入世之间，并没有截然划分界线，“入世须学东方曼倩，出世须学佛印了元”，“立品须法乎宋人之道学，涉世宜参以晋代之风流。”出乎世情之外，却仍欲以宋人道学名理求证此生；涉于世俗之内，却又要跟魏晋人物同样高迈，其最终愿望，无非打通出世入世之隔阂。因此，对世情、事功，并不拒绝：“何谓善人？无损于世者，则谓之善人；何谓恶人？有害于世者，则谓之恶人。”善恶之念，全在是否淑世济人。甚至，他还有着刻意追求功名的一面：“并头联句，交颈论文，官中应制，历使属国，皆极人间乐事。”“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对于不平之气，他也并不达观：“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凛然而有生气。

虽然如此，他对生活品味人生情趣的追求，并未消减。所谓“耳聋”，原来是身有所感：“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生此耳。若恶少斥辱，悍妻诟谇，真不若耳聋也。”他追求生活之趣：“以爱花之心爱美人，则领略自饶别趣；以爱美人之心爱花，则护惜倍有深情。”他寻觅知音，倍多感慨：“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他讲究雅致情趣：“风流自赏，只容花鸟趋陪；真率谁知，合受烟霞供养。”他陶冶性情，以梅助高情，以兰致幽怀，以藜得野趣，以莲会淡雅；他品美人，是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以翰墨为香。“耳聋”可回

避一切俗情，心灵的聪慧，却又可与天地间一切之景、情、物相接、相语、相恋、相交。于是，他悟出植物中有三教，动物中有三教，物景人情，融汇无间。他如同悟得佛境的高僧，虽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但那山水之中蕴含着的一片真实，在他的眼里，于其梦影之中，已非常人俗子所见之山情水态。那个“幽”字，在他这里，更多了一层圆融、闲雅、自得和愉悦。

古人谓海外有国，昼短夜长，遂以昼历为幻，以夜梦为真。这真幻之别，也就在悟与不悟，透与不透了。难得心斋如此奋勇精进，使铁船浮水；更难得他那班同道，于谑浪笑语之中，指出桃源迷津。这次整理，特地以康熙本为底本，就是因为该刻本中大量保存着其同学诸子的评语。仔细咀嚼，可见其所重不在评其得失，少有价值判断和定性分析，更多的是对作者论说的延伸和补充，展现的不是评者的审美追求，而是其生活情趣，与作者那段豁达潇洒素怀，相映成趣，“幽”字的内涵，显得更加活泼泼的。有些评语，甚至是他们同学间相互调侃之词。如“艺花可以邀蝶”条，陆云士即补充：“积德可以邀天，力耕可以邀地，乃无意相邀而若邀之者，与邀名邀利者迥异。”继而倪永清、庞天池、曹秋岳等分别补充：“选诗可以邀谤”，“不仁可以邀富”，“藏书可以邀友”，其后崔莲峰却来了一句：“醉酒可以邀我。”尤艮斋再问一句：“安得此贤主人？”尤慧珠出来接茬：“贤主人非心斋而谁乎？”由一“邀”字，生出许多情趣，犹见当日众人围炉夜坐、举杯浪语情态。或如“窗内人于窗纸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本是对日常事物的感触，没想到庞天池却接下去：“有丽人于碧纱橱内理妆，时而流盼，君隔橱见之，虽有羲、献作字，想亦不暇观矣。”已见谑浪之意，而江含徵却又再翻进一层：“若索债人于窗外纸上画，吾且望之却走

矣。”对心斋所提话头，别作奇特会解，令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再如张潮称：“五色有太过，有不及，惟黑与白无太过。”杜茶村却说：“君独不闻唐有李太白乎？”江含徵更云：“又不闻‘玄之又玄’乎？”由黑白二字之意生发开去，各自为政，大加调侃。这些评语由于跟正文关系并不紧密，所以后来的刻本多有所删节（如《啸园丛书》本、《古今说部丛书》本、《翠琅环馆丛书》本等都大量删削，同时增补后人评语）。此次整理不用后来刊本为底本，而用康熙刻本，就是想尽可能多地在注释中保留下这些别具风貌、独具特色的评语，使我们在领略张潮那精简丰厚的人生感悟时，还可借机窥得当时文人生活的情趣所在，折射出其审美趣味之所向。

三书相较，《幽梦续影》显得较为薄弱。这不仅表现在篇幅上，还表现在其内容上，更主要的是对人生的感悟中。弁山草衣朱锡绶生平，在其弟子潘祖荫所撰序言中，已作详细交待，不再赘述。作为对《幽梦影》的续补之作，《幽梦续影》确实在某些地方超出了张潮的《幽梦影》，有些地方结合作者独到的人生体验，谈得也非常深刻，足以催人猛醒。但总体上讲，《幽梦续影》对生活的感喟，不如《幽梦影》那么深，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如张潮那么纯粹，那么通达。这或许跟其生活不如张潮那般从容，对人生尚多执着有关？虽然其所附评语也以友人、学生为主，其中却常有相左意见，出语也略带讥刺。此次整理，也择其佳者注出。尽管如此，作为一个长年仕途奔波之人，朱锡绶在其学术人格终生皆难实现的人生历程中，能于客旅之中，沉浮之际，深深体味人生苦乐，咀嚼其酸甜苦辣况味，不出世，不玩世，执著地追求着自身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且通过对《幽梦影》的续写，对士子人格进行重新界定，其精神

可谓感人。千古读书种子不灭，在他的身上体现得犹为可贵。闲抚其书，检讨历代文士的穷通出处，不觉会感慨再三，叹息良久！如此看来，他为那涵蕴着千古士子情怀的那个“幽”字作“续”，无异于架起了一座连接千古士子与当时学人胸襟的心理桥梁。

此次整理，《幽梦续影》用滂喜斋刻本。《幽梦影》用康熙刻本，其中原因，前已论及。《小窗幽记》则未能找到刻本，故以国学珍本文库本为底本，其前有《提要》：“本书为陈眉公先生手录抄本，内容语语峭丽，字字珠玑，弥足珍赏，爰为刊印，藉公同好。查坊间尚有刻本《小窗清纪》、《小窗艳记》、《小窗别记》，采取芜杂，选辑较逊，系后人仿效之作，非出眉公手笔，故弃而不取。襟霞阁主人附记。”考《小窗清纪》等，皆为清人吴从先所著，显然是受《小窗幽记》影响之作，虽然规模体制不可与陈眉公之作同日而语，却侧面反映出眉公此书在当日士林流传之盛。如此佳著，竟罕见刻本，甚为可惜。国学珍本文库，采自抄本，又受当时印刷质量影响，错讹之处尚多，有因形近致误者，如误“文章”为“文草”，“拈花”为“拈北”，“张师亮”为“张师高”，“吕圣功”为“吕圣公”等，十分明显之处，此次整理时，附正字于括号中加以说明，又有几处字句颠倒，也在注文中指出。还有一些脱字之处，依文意明显混两段为一段或裂一段而为两段者，皆未尽如人意，此次整理，为存原貌，一仍其旧。有关序跋仅作校勘，不出注。

《幽梦影》中，勇于著述且精于刊校的张潮曾云：“著得一部新书，便是千秋大业；注得一部古书，允为万世弘功。”而黄交三在评其语时更云：“世间难事，注书第一。大要于极寻常书，要看出作者苦心。”著书注书，皆非易事，何况还是三位饱

参三教精义之士所著之书！此次将它们汇于一处，虽心欲“注”之，却倍觉力不从心，只能是借着整理的机会，在先贤的引领下，品味一番自己的人生；藉着对故实的翻检，尝试着贴近一下古人的精神。倘若读者能跟我一样，悟出这三本书中某些要义，看出作者的一番苦心，那么，读者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这三本古书最好的注脚，何用我“注”？甚者看出我“注”之错、之漏、之浅、之俗，开罪于眉公等三位古人，误读者之人生，敬祈指正，开我心源，则为此生之幸。

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梦生先生为我检出近百处出典，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夏咸淳先生提供《幽梦影》底本，在此一并致谢。

罗立刚

1999年7月于抚秋斋

目 录

出版说明.....	1
-----------	---

前言.....	1
---------	---

小窗幽记	陈继儒 1
------------	-------

小窗幽记序	陈本敬 3
-------------	-------

卷 一 醒	4
-------------	---

卷 二 情	25
-------------	----

卷 三 峭	41
-------------	----

卷 四 灵	51
-------------	----

卷 五 素	69
-------------	----

卷 六 景	90
-------------	----

卷 七 韵	101
-------------	-----

卷 八 奇	112
-------------	-----

卷 九 绮	121
-------------	-----

卷 十 豪	132
-------------	-----

卷十一 法	145
-------------	-----

卷十二 倩	155
-------------	-----